

168252/169
有限

菁逸 / 萧岳
编 著

JINGYI
XIAOYUE
BIANZHU

韩复榘这个人

5A J73/01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责任编辑 曹培雷
特约编辑 陆凤章
封面装帧 甘晓培

韩复榘这个人

萧逸 萧岳 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235,000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7-208-03008-1/K·708

定价 20.00 元

再主河南	55
合纵与连横	59
与晋军周旋:能不出手就不出手.....	67
第四章 齐鲁霸主	76
韩记政府“组阁”	76
控制青岛	81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83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91
拜师张锦湖.....	100
韩冯“情未了”.....	102
第五章 建立“北方模范省”.....	109
澄清吏治.....	110
严厉治军.....	128
大力剿匪.....	144
乡村建设.....	158
“新生活运动”.....	169

“独立的经济体系”	185
“普及教育”	197
文化思想统制	209
第六章 自诩“韩青天”	232
“韩公案”	233
“巡按大人”	257
“齐鲁福星”	274
传奇人物	278
上行下效	290
私生活	293
第七章 地方与中央	304
小巫 大巫	304
打击“陈家党”	310
与财政部长“过招”	316
借重地方军阀	321
疯狂反共	325

第八章 三条腿走路	336
暧昧的韩日关系.....	336
“决不能跟日本人搞在一块”.....	341
“愿与共产党合作”.....	347
第九章 消极抗战 积极逃跑	355
“总司令是大家的”.....	355
反说冯先生“转圈丢人”.....	357
黄河北的抗战.....	361
准备逃跑.....	363
济南无战事.....	364
怕当“包子馅”.....	366
“全面抗战,何分彼此”.....	368
“焦土抗战”.....	370
“南京已失,何守泰安”.....	372
第十章 毙鬼惊魂	375
不稳固的“三角同盟”.....	375

第一章 霸县浪子

书 香 门 第

清光绪年间,直隶省霸县城东约 10 公里处有个台山村(今河北省霸州市煎茶铺乡台山村)。中亭河绕村迤逦流过,河的支流交叉纵横,把村庄分割成三个自然村:东台山、西台山和中台山。

东台山有一户韩姓人家,家主韩世泽,号静源,其先世居武昌蒲圻,明永乐年间迁徙至此。韩家是台山村颇有名望的书香世家,静源先生曾祖名允讷,祖名曾玉,父名应征,三代皆以耕田读书为生,静源先生“年二十六乃得为博士弟子,教授于乡,诲人谆谆无倦”,是乡村私塾学校的教书先生。

静源先生结发妻胡氏早卒,未留子女。后续弦娶同县 22 岁李氏女为妻,李氏“奉老慈幼,曲有恩纪”,颇有贤名。光绪十六年(1890 年),韩家又喜添贵子。夫妇俩自是喜不

胜收，于是大摆宴席，宴请乡邻。席间左邻右舍无不说些“多子多福”的恭维话，静源先生也乘兴给婴儿娶名叫“小四儿”，表明是韩家第四个男丁。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小四儿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养不教，父之过”，静源先生决定让小四儿入塾读书。眼见得小四儿长得聪颖伶俐，韩老先生打心眼里高兴，但又觉得这孩子过于顽皮，应该给他取一个有约束力的学名。古语说：不以规矩，难成方圆，就叫“槩”吧，又因这孩子的辈分是“复”，韩老先生便为其取名曰复槩，字向方。

取名的第二天，韩复槩就开始入塾读书了，无非是学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之类。起初，韩复槩觉得挺新鲜，学得津津有味，加以天资聪明，很快就能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背诵如流了。韩老先生觉得这孩子是根好苗子，要好好培养，日后谋个好前程，也好为韩家书香门第添光增彩。

几年过去了，韩复槩渐渐长大，可玩心也重了，三天两头地逃学。经常和一些破落子弟搞在一起，干些鸡鸣狗盗的勾当。韩老先生深信“要振家声在读书”，对韩复槩管教甚严，有时也不惜拳脚相加。但李氏则常常袒护儿子，再加上韩复槩时时耍些小聪明逃避斥责，韩老先生怨恨在心，可又无可奈何。

韩复槩出生时，家中尚称富有。但10岁那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直隶省是运动的重心，直接波及了霸县。韩复槩有个叔父名洁亭，早年参加过京奉路的修筑，

曾接触过英、法等外国人，并会说几句外语。后来回乡，常在乡间谈论洋人的生活习俗，被当地团民视为“二毛子”。是年夏天，该村团民手持大刀长矛将韩家宅院团团围住，韩洁亭被杀。韩老先生闻风逃遁。李氏身负轻伤，趁混乱之际领着韩复榘蹚水逃到村外赵家，藏匿在草堆中，幸免身死。韩家宅院被焚烧殆尽。

遭此劫难，韩家家境大不如前。义和团运动平息后，韩老先生仍做乡村塾师，借微薄收入艰难度日，常常闹到“家无隔夜粮”的境地。韩复榘年龄稍大些，也常做些打草、拾柴、拣粪等力所能及的农活。

但少年不识愁滋味。韩复榘看到义和团团民舞刀弄枪，煞是威风，早已心向往之。加之韩复榘本人天性好动，天天舞枪弄棍，劈刀砍杀，也学会了不少本领，胆子也大了，渐渐成了小伙伴的头领人物。有一天，韩复榘带着小伙伴又去干偷鸡摸狗的事，恰巧被其族叔撞上，韩复榘不仅打了族叔，还揭了乡绅的屋顶。正在喝酒的几位乡绅听说有人揭屋顶，赶忙派人到衙门喊士兵，韩复榘给吓跑了。第二天，韩老先生听说后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连忙备酒席赔礼道歉，又是请人修房顶，又是赔银钱。这一折腾，韩家更是雪上加霜，穷困潦倒。韩老先生连惊带吓，大病一场。

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韩老先生自那场大病以后，书不能教了，全靠妻子缝补度日。韩复榘也被迫辍学，到附近集镇上王财主家做短工。韩老先生看到家境败落，韩复榘又如此不成器，伤心至极，常常以泪洗面，无奈地拖着病体

消磨时光。

韩复榘这天和往常一样起个大早，来到财主家。他正在给马喂草，突然看到墙外站满了人，好像在纷纷议论什么，便放下担子，到外面看个究竟。原来一些学生模样的人正在向大家宣讲国内形势，讲国无宁日的苦处，讲大清帝国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等，并号召大家揭竿革命，说南方有个孙文，人称“中山樵”，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是反清反帝的革命先锋。韩复榘正听得入迷，肩头重重挨了一拳，回头一看是王财主，急忙往回走，只听后面喊到：“小兔崽子，老子雇你干杂活，不是让你来听他们胡说八道的，你给我滚吧，不要你干了，这是你的工钱。”韩复榘为刚才学生的演讲所鼓舞，一跺脚说：“不干就不干，总有一天老子要革你的命。”

韩复榘离开王财主家后，带着小伙伴到霸县县城游荡，看到一个叫赛李正的人正在耍江湖把戏。韩复榘观看了一会，见没有什么新花样，便起哄，推着众人散开。赛李正眼看着散了场子，便怒冲冲地和韩复榘动开了手脚。韩复榘扬起一把石灰撒向赛李正的脸，但赛李正并不在乎，连忙来捉韩复榘，韩复榘急中生智，飞脚踢向赛李正的裆部，赛李正双手捂住裆部再也站不起来了。韩复榘这时看见两个衙役走了过来，心想这下祸闯大了，没想到衙役不仅没抓他，还伸出大拇指，称赞他手段高明。

韩复榘和伙伴们“凯旋”而归。韩老先生和老伴见了既伤心又心疼，便想着给他娶个媳妇，以拴住他撒野的心。但

由于家道败落，再加上韩复榘恶名在外，老俩口张罗了几门亲事都没成。

后几经折腾，终于寻到霸县北庄头村（今霸州市辛庄乡北庄头村）高家闺女高艺珍为媳。高艺珍，字淑德，虽出身贫家，却有个近族叔高步瀛是当时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从小耳濡目染，颇能识书达礼。韩老先生选了个良辰吉日为他们办了喜事。14岁的高艺珍从此成了韩家的媳妇。小两口新婚燕尔，恩恩爱爱，韩复榘的野性收敛了许多。韩老先生也绽开了舒心的笑容。

少年赌徒

韩复榘成家后，夫唱妇随的家庭生活暂时拴住了他撒野的心，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很少干了，但渐渐地却又染上了新的恶习——赌博。当时，台山村赌风甚盛，开了好几家赌场。韩复榘见别人在赌场赢了钱，也想到赌场试试“财运”。初入赌场，财运颇佳，韩复榘见生财有“道”，赌瘾急剧膨胀。但时间一长，韩复榘手气越来越“臭”，赌起来总是秀才搬家——输（书）多。不久，就欠了一屁股赌债。韩老先生得知后严加训斥，其妻也婉言相劝。但韩复榘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时常变卖高艺珍的衣物首饰作为赌资，昼夜狂赌，有时竟夜不归宿。

韩老先生见韩复榘嗜赌如命，不务正业，甚为忧虑。他不忍心看着儿子成为败家子，便想到县城为他找个正当职

业,让他离开台山这个环境,并望其早日改邪归正,谋个好前程。

韩复榘虽早年辍学,但出身书香世家,加以韩老先生平时督责较严,毕竟粗通了些文墨,能写一手漂亮的小字,奠定了初步的文化功底。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韩复榘15岁,韩老先生终于托朋友在霸县县衙户房为儿子谋了一个职位,并拜户房“稿公”(文稿起草人)王佐舟为师。在王佐舟的引荐下,韩在户房当上了一名贴写(一种抄写文稿的差事)。

贴写是衙门里较低下的差役,薪俸少得可怜,仅能混个肚饱而已,至于衣帽鞋袜,家中无力供给,全靠同事接济。为解燃眉之急,韩复榘有时也发挥自己写字的特长,利用业余时间,搞点“第二职业”,为老板们写点书信、门联、字条等,赚些“外快”。

韩复榘初到县城,眼界大开,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人地生疏,尚能谨慎自守。他职位虽低,但每日出入威严的县衙,自我感觉良好,不禁有飘然之感。时间一长,“原形”毕露,再加上离家较远,没了父母的管教和家庭的束缚,韩复榘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放荡不羁。闲暇时,他在县城四处游荡,不仅与酒肆、茶馆的老板、伙计、闲杂人等混得烂熟,而且与地痞流氓、三教九流结交要好。他们时常三三两两走街串巷,寻花问柳。为了寻求刺激,他们还常常钻入尼姑庵鬼混,赌场更是他们三天两头光顾的地方。

一入赌场,韩复榘手就发痒,不能自持,渐次便又豪赌

起来。每月收入全部送给赌场还不够，结果债台复又高筑，三四年下来已欠债数百吊了，弄得声名狼藉。

1909年年关将至，讨债人逼得很紧，韩复榘无力偿还，曾回乡筹借。乡邻当然不会平白无故地帮他这种忙，况且人们平素对他也无好感。讨债的人找不到韩复榘，干脆找到衙门户房向他的老师王佐舟催讨。王佐舟平日对韩复榘也曾严加管教，但这个放荡成性的“学生”不遵约束。王佐舟为了免得这个不肖的学生给自己抹黑，便想出了让韩复榘尽早出走的办法。1910年春节期间，王佐舟设家宴把韩复榘请到家里，为他出谋划策，指出“三十六计走为上”，“人走帐清”是最佳出路。韩复榘回去后，就商于好友梁海文，梁也认为出走是上策。于是，韩复榘决计出走。

但是，到哪里去呢？韩复榘考虑，他大哥复森早年去了东北，去东北找大哥或许是条好出路。为筹集旅费，高艺珍变卖了一部分嫁妆，好友梁海文和老师王佐舟分别资助了一笔钱。就在这年农历正月下旬，“韩复榘失踪”事件成了霸县县城赌场、酒楼议论的热点话题。是年，韩复榘20岁。

第二章 韩冯情结

“命”该从军

韩复榘急急忙忙离开霸县县城，到城东关外太平桥搭乘大清河的火轮船来到天津，又从天津改乘火车直出山海关。

过了山海关，韩复榘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忘了问清楚大哥的详细地址。不知道具体住址，在偌大的一个东北找大哥，无异于大海捞针。结果在关外辗转月余，也未打听到大哥的下落，可路费却花得精光。

在穷困潦倒之中，韩复榘流落到新民府（今辽宁省新民市），投到一家旅店歇息。谁知这一歇就是两天两夜，原来是病倒了。幸亏小店主人心地善良，悉心照料，韩复榘才保住了一条小命。实际上，韩复榘并不愿长久地这样“混”下去，便四处打听，很想找个机会有所作为。这天，闲来无事，韩复榘又到城里游玩，看见路旁有一个卦摊，想到自己大难不死，说不定会有大富大贵，不妨让这算卦老头给算算命。

韩复榘想着，不觉就来到了卦摊前。算命先生抬眼把韩复榘端详了一番，觉得眼前这后生虽没有龙章凤姿之颜，倒也不是獐头鼠目的子弟。心想这兵荒马乱的岁月，哪儿有栖身之地，不如劝他去当兵，说不定还能出人头地，自己也算积一点阴德。韩复榘被看得好不自在，正待发怒，只听老先生慢条斯理地说：“命该从军。”韩复榘欲要问个明白，老先生却双目低垂，一言不发。

回到小店，韩自感晦气，心想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这老头却说自己“命该从军”，真是胡说八道。韩在苦闷中又挨了几日，忽然寻思起在打工时听说的“革命党”的事，又联想到在家中读过的旧小说中也不乏吃粮当兵、飞黄腾达的故事，遂转念眼下自己朝不保夕，当兵也未尝不是一条出路。古人讲：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看来也只好从“命”了。

1910年(宣统二年)春天，韩复榘来到新民城外陆军二十镇招兵处报了名，被编入清军第二十镇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在这里韩复榘遇到了对他一生起重要作用的冯玉祥。当时，冯玉祥任第三营管带(营长)，见韩复榘长得灵秀，又有文化，很是喜爱，入伍之初，就叫他当司书生。从此，韩复榘便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山东同乡会”名誉会员

韩复榘投军时，正处在辛亥革命前夕，反清革命思潮遍

及全国。冯玉祥思想急进，怀抱革命之志，在行伍中结纳同志，如同镇管带王金铭、施从云等都与冯玉祥志同道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武学研究会”，冯玉祥被推举为会长。该会以读书为名，积极宣扬革命思想，后引起清廷的注意，遂另设“山东同乡会”来屏蔽“武学研究会”的活动。凡山东籍官兵均为“山东同乡会”基本会员，非山东籍官兵即入会为名誉会员，如王金铭等为基本会员，冯玉祥、韩复榘等则为名誉会员。这是韩复榘的名字平生第一次与山东有了联系，但不料韩复榘以后却与山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时的韩复榘当然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当上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并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辉煌”也是最后的七年。

1911年9月，第二十镇被调往滦州举行秋操演习。正当各队伍纷纷开拔时，武昌起义爆发，秋操演习中止。清廷迫于形势，急令各队伍停止调动。冯玉祥所部第八十标留守新民府，后被调往海阳镇驻防。韩复榘入伍后积极追随冯玉祥，凡冯玉祥交办的任务，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不久，韩复榘被提拔为队官。

当时，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率领六镇新兵压迫武昌民军。为策应民军，冯玉祥在海阳联络滦州的王金铭等人准备起义。嗣后，因清廷拟调二十镇去南方镇压民军，为先发制人，声援民军，起义提前举行，并成立了北洋军政府，王金铭被推举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任参谋总长，另组织了滦军司令部，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这就是有名的滦州起义。韩复榘跟随冯玉祥参加了这

次起义，并被任命为滦军左路司令。

滦州起义后，清廷十分震惊，急遣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前往镇压抚慰。由于起义领导人政治上的幼稚，起义很快在王怀庆的破坏和镇压下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等被诱杀，冯玉祥被拘捕，后被押归原籍。韩复榘也因参与起义，又是冯的亲信，于1912年元月被遣返回家。

拾“级”而上：从排长到师长

滦州起义失败后，韩复榘虽蛰居乡间，但一直关心着局势的发展，以谋东山再起。

1912年(民国元年)，袁世凯重新编练军队，名为备补军，共分前、后、左、右、中五路，每路也分前、后、左、右、中五营。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是冯玉祥的内姑丈，时任左路备补军统领，素来欣赏冯玉祥的才干。在他的保举下，冯得以复出，被委任为前营(二营)营长，先后驻扎在北京、南苑、北苑。

冯玉祥复出后的消息传到霸县，韩复榘兴奋不已，第二天就在其父的陪同下到南苑投奔冯部。途中，韩结识了后来成为其“狗头”军师的张绍堂，到军营后又认识了宋哲元、吉鸿昌等冯部骨干。

韩的再次来投，冯玉祥非常高兴，仍视为亲信。韩颇受重用，先任文书上士、军需上士，后提拔为司务长。由此，韩复榘开始了其长期的行伍生涯。

1913年，韩复榘23岁，升任排长，正式有了军级，从一名士兵变成了军官。韩一生的军事、政治生涯肇基于此，从此一步步飞黄腾达。

同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升为左翼第一团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韩复榘隶属一营。由于有陆建章作奥援，也由于冯玉祥在平定河南白朗农民起义中有功，1914年8月冯部被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十六旅，旋又改为第十六混成旅，冯任旅长。韩复榘亦因“水涨船高”，升任连长。

韩任连长期间，适逢张勋阴谋复辟。1917年6月12日，韩突然被冯叫到议事厅，见在座都是营以上军官，便知道要爆发战争了。冯玉祥问韩对张勋复辟怎么看，韩猛地站起，慷慨陈词：“张勋复辟，对抗共和，死有余辜，旅长您下令，叫我打到哪我就打到哪。”韩复榘果未食言，在讨张战争中作战骁勇，颇有战功。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并倡言武力统一全国。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打响了护法战争。段祺瑞调冯部南下参战，冯对段的武力统一很不满意，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纠纷。段闻讯大怒，派兵将冯部围困，下令免除冯玉祥的职务。经曹锟从中斡旋，段祺瑞给以革职留任处分，准冯戴罪图功。1918年3月，北京政府命冯部进攻湖南常德。冯见和平无望，乃忍痛出击，6月占领常德，7月北京政府嘉其战功，取消其处分，并令冯玉祥兼